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施註蘇詩卷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五十四

集部

施註蘓詩卷三

宋 蘇軾 撰

宋 施元之 註

武進邵長蘅刪補

詩四十五首

起熙寧己酉還京師至辛亥乞外除
通判杭州赴任由陳頴過廣陵作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懶
情便樗散疎狂託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

莊子吾有大木人謂之樗曲輳櫟社其大蔽牛匠石曰散材也杜子美詩鄭公樗散鬢如絲晉列女傳周顓母李氏謂顓等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耳中興時顓等並列顯位因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李氏字絡秀顓字伯仁謨小字阿奴

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閑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

次韻子由綠筠堂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牆風梢千纛亂月影萬夫長谷

鳥驚碁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牕涼

宋子京詩概竹森煙燾杜牧之晚晴賦竹林外裏今十萬丈夫甲刃縱橫密陣而環侍

送劉攽倅海陵

劉攽字貢父臨江新喻人與王介甫論新法不便介甫怒斥通

判秦州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
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
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尊絲未老君先去
君先去幾時迴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

晉阮籍傳籍字嗣宗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史記張
儀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掠
笞其妻曰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尚
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韓退之贈劉師服詩羹
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南史謝淪傳兄肱指
淪口曰此中惟宜飲酒白樂天詩不用更教詩過好折
君官職是詩名杜詩莫相疑行憶獻三賦逢萊宮晉張
翰傳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命駕而歸齊
民要術四月蓴生莖而無葉名雉尾蓴芽甚肥美葉舒
長名絲蓴劉禹錫還京師詩南曹舊吏來相問何處淹
留白髮生又贈看花君子詩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
郎去後栽再游玄都觀詩桃花淨盡菜花開王注公赴
詔獄供此詩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不
容人直言不如耳不聞而口不言也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錢藻字醇老武肅王
鏐五世孫熙寧三年

以尚書司封郎祕閣校理出守婺州同舍之士飲餞於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醇老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送之曾鞏為之序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撈音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

漢朱邑傳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嚴助傳上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注承明廬在石渠閣外揚子使我紆朱懷金

唐地理志婺州東陽郡劉禹錫答于令詩東陽本是佳
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後漢岑彭傳南還津鄉有詔過
家上冢白樂天初到江州詩遙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
動使君公文選班叔皮北征賦心愴恨以傷懷左傳日
旰忘食宋仁宗景祐二年置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
義在崇政殿之西南隅上谷郡圖經燕太子丹築臺置
千金其上以招賢士天下謂之黃金臺抑子厚詠史燕
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史記樂毅傳趙封於觀津號望
諸君虞卿傳躡躡躡躡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
白璧一雙孔子世家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
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莊子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杜子美詩崢嶸吐高論漢書東方朔傳注撈擊也
韓退之赴江陵詩何況親犴獄敲撈發姦偷公烏臺詩
案熙寧三年三月作古詩一首送錢藻此詩除無譏諷
外言朝廷方急賢才多士並進子獨遠出為郡不少自

勉強求進但守道義意譏當時之人急進也又言青苗
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為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醉
中道此語醒後還驚恐得罪朝廷以譏諷新法不使之故也

送呂希道知和州

呂希道字景純河東人丞相文靖公之孫翰林侍讀學士

公綽之子歷知解和
滁汝澶湖亳七州

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

一作
歷

陽年年送人作

太守坐受塵土堆胷腸君家聯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
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觀君崛鬱負
奇表便合劍佩趨明光胡為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

帆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恥未去猶徬徨無言贈君有
長歎美哉河水空洋洋

九域志解州解梁城事見左傳唐地理志和州歷陽郡
世說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曰昨逢一鬼大柳榆云只
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笑以為襄陽太守
王注蒙正諡文穆本朝名相其姪曰夷簡夷簡之子曰
公著皆為將相晉書陸雲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
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北齊裴景鸞景鴻並有逸
才河東呼景鸞為驥子杜子美入秦行實侍御驥之子
鳳之雛世說王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
見如此人西漢有明光宮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
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
洋乎丘之不
濟此命也夫

次韻王誨夜坐

愛君東閣能延客，顧我閒官不計員。
策杖頻過知未厭，卜居相近豈辭遷。
莫將詩句驚搖落，漸喜樽罍省僕緣。
待約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漢公孫弘傳起客舍，開東閣以延賢。
人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莊子人間世篇變焉者以筐，盛矢以蜋，盛溺適有蚊蚋僕緣而拊之。
不時則缺銜毀首，碎習李太白詩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
天賈島詩船壓水中天。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文與可名同梓潼人，畫竹石妙絕一世得者皆寶之。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
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莊周
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
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解我愁
東坡墨君堂記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
今與可又以墨君之形容作堂以居而屬余為文後漢
孔融傳凜凜焉皜皜焉與琨玉秋霜比質杜詩復憶襄
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又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
健筆意縱橫莊子內篇有逍遙游齊物論晉王羲之傳
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杜詩使我
不能食令我惡懷抱

送劉道原歸觀南康

劉道原名恕筠州人介甫執政道原在館閣欲引實

條例司固辭是時介甫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抗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至面刺其過介甫怒變色道原不以為意或稠人廣坐對其門生誦言得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此詩端為介甫而發以孔融汲黯比道原曹操張湯況介甫又云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益著其面折之實也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
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
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孔融不肖下曹操

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
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籍又屢舞
傍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畧盡惟我與子猶徬徨
世人共弃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
歸意已遂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兩紀鬢未蒼
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隣里烹猪羊君歸為我道名姓
一作
姓字幅巾他日容登堂

史記晏嬰傳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後
漢和帝紀永元十三年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

藝之士以充其官韓退之詩丹墨交橫揮又答崔立之
書將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
之幽光後漢孔融傳見曹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
辭褊宕多致乖忤漢汲黯傳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
黯質責湯於上前憤怒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
卿果然必湯也韓送張道士詩恨無一尺筆為國答羌
夷又臣有一寸刀西京雜記淮南王著鴻烈書自云字
中皆挾風霜漢蓋寬饒傳無多酌我我迺酒狂史記滑
稽傳淳于髡曰履舄交錯杯盤狼藉當此之時能飲一
石毛詩屢舞僛僛又屢舞僛僛李白短歌行天公見玉
女大笑供千場韓答胡生書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
有傷也廬山記匡俗先生姓匡名俗殷周之際避世隱
居廬於此山因號廬山亦曰匡山按匡廬先生謂道原
父俗一作續後漢逢萌傳解冠挂東都城門晉書陶弘
景挂冠神武門王述傳述愛子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
上坦之字文度古樂府木蘭歌磨刀霍霍向猪羊後漢

法真傳太守請見真乃幅巾詣謁
又符融傳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
有感於余心者聊為和之

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
吾行亦偶然及此新過雨
鳥樂忘罾罟魚樂忘鉤餌
何必擇所安滔滔天下是

莊子肱篋篇鉤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
水矣削格羅落罾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煙火動村落晨光尚熹微
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

廣雅村落居也陶淵明歸去來辭歸去來兮田園
將蕪胡不歸又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我行無疾徐輕楫信容漾船留村市聞聞發寒波漲

舟人苦炎熱宿此喬木灣清月未及上黑雲如頽山

後漢光武紀王邑圍昆陽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庾信
詠懷詩哭市聞妖獸頽山起怪雲歐陽容聖俞大雨詩
夕雲若頽山
夜雨如決渠

萬竅號地籟衝風散天池喧飀瞬息間還挂斗與箕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
怒號又地籟則衆竅是已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水橫波
莊子逍遙游南
溟者天池也

潁水非漢水亦作蒲萄綠恨無襄陽兒令唱銅鞮曲

李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桃初醱醕又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古樂府有白銅鞮歌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年來煩惱盡古井無由波

白樂天贈元稹詩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孟郊詩妾心古井水波瀾誓不起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張文定公名方平字安道

大雅初微缺流風因暴豪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粉黛迷真色魚鰕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塵暗一作聞

人亡鹿溟翻帝斬鼉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失意各
千里哀鳴聞九臯騎鯨遁滄海捋虎得綈袍巨筆屠龍
手微官似馬曹迂疎無事業醉飽死游遨簡牘儀刑在
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旄開卷遙相憶知
音兩不遭般斤思郢質鯢化陋儵濠恨我無佳句時蒙
致白醪殷勤理黃菊未遣沒蓬蒿

班孟堅兩京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史記屈原傳憂愁
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韓退之調張籍詩李
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漢
朔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列子湯問篇昔者女媧

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鼃之足以立四極王法亡鹿
言明皇天寶之亂斬鼃言肅宗誅安史再造唐室漢馮
唐傳文帝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
哉漢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褒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杜子美送孔巢父詩巢父掉頭不有住東將入海隨煙
霧又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唐杜甫傳流
落劍南會嚴武節度西川往依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
雲谿友議甫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武惠目之曰杜審
言孫擬將虎鬚莊子列禦寇篇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
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世說王子猷
為桓沖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
牽馬來似是馬曹杜甫傳甫客耒陽令嘗饋牛炙白酒
大醉一夕卒揚子彫蟲篆刻壯夫不為韓詩文字銳氣
在輝輝見旌旄揚子般之揮斤羿之激矢莊子徐無鬼
篇郢人堊漫其鼻端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盡堊而鼻
不傷宋元君召匠石為之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逍遙游篇北溟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
名為鵬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
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高士傳張
仲蔚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為世所縻黃
龍游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反溟極豈復安籠池出入
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吾君信
英睿搜士及茆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
室虛白以自怡游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

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

王注道科有仙卿仙伯如大茅君傳有云紫陽左公大極仙伯是也神仙傳王知遠謂弟子曰吾漸游洞府仙曹除吾為少室仙伯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求仙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揚雄傳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瑞應圖黃龍居四龍之長神靈之精舜東巡狩黃龍負圖置舜前潘安仁秋興賦譬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之思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又田子方篇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韓退之示爽詩我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又閔已賦在隱約以平寬固哲人之細事

傅堯俞濟源草堂

傅堯俞字欽之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廬栽種成陰十年事

倉黃欲買百金無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畫圖
隣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管子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杜反照詩荻岸如秋水松門
似畫圖吳僧贊寧荀譜俗閒謂荀為龍孫盧仝詩萬籟
抱龍孫攢迸溢林藪

陸龍圖詵挽詩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

蜀峽刀耕火種民食常不足至種芋充饑願
罷四路使者并言差役水利事皆不當改詔
獨置成都府一路提舉省其三使詩云挺然
直節底我岷蓋謂是也所歷桂延秦鳳晉真
定成都六州秦鳳未上而改命
詩云六州巷哭蓋總言之爾

挺然直節庇我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產
過車巷哭六州民塵埃輦寺三年別樽俎岐陽一夢新
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

禮記屬纊以俟絕氣漢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乏無擔
石之儲晏如也漢祭遵傳喪還光武幸城門過其車
騎孔叢子子產死鄭人巷哭三月晉羊祜傳祜卒南州
人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王注東坡與介夫相別於
京師而會於鳳翔故詩及之唐地理志鳳翔府貞觀七
年置岐陽縣趙抃成都古今集記大聖慈寺思賢閣歷
政知府一一繪像因以為名禮記曾
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胡完夫名宗
愈常州人

柏舟高節冠鄉隣絳帳清風聳搢紳
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
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稱觴見伯仁
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晉列女傳韋逞母宋氏父授以周禮音義逞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時博士盧壺曰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隔絳紗幔受業漢翟方進傳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晉周伯仁注見本卷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晉王羲之蘭亭序俛仰之間已為陳迹詩國風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鳴叫強知時多才久被天公怪
闕食惟應爨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脰顏公食粥敢言炊
詩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今底處一作事虧

詩國風風雨蕭蕭鷄鳴膠膠小序風雨思君子也韓退
之雙鳥詩天公怪兩鳥各提一處因杜子美同谷縣詩
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脰顏魯公乞米帖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年老
燈火青熒語夜深早歲便懷齊物意微官敢有濟時心
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

江文通恨賦脫畧公卿跌宕文史莊子
有齊物論白樂天詩可惜濟時心力在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神宗青苗法既行子由度不能救以書抵介甫指陳

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加以罪
同列止之除河南推官會張安道知陳州辟
為教授東坡是時亦以論新法為介甫所嫉
通判杭州出都來陳子由送至潁且同謁歐
陽公而別蓋熙寧四年也

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
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辭
真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

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從今得閒
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

元微之別白樂天詩自識君來三度別遮回白盡老髭須
周易吉人之辭寡又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劉禹錫蠻子
歌意行無舊路柳子厚愚溪對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
莊子達生篇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患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王注公赴詔獄供此詩言弟曾爭
議新法不合乞罷既美其去果決亦是譏新法之不便
也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霑習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
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

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
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語此長太
息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唐地理志陳州宛丘縣詩國風宛丘注云四方高中央
下曰宛丘李白南陵別兒童詩兒女歌笑牽人衣歐陽
公自號六一居士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不畫長林與巨植
獨畫峨眉山西雪嶺上萬歲不長之孤松崖崩澗絕可

望不可到孤煙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
信天有工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號山下骨可朽爛心難
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為煙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
士摹寫物象畧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
含憤泣幽宮

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王注松高尺
餘四時不改色今峩嵒有之朱景玄歷代畫斷畢宏大
歷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以詩
詠之韋偃工老松異石咫尺千尋駢柯攢景杜雙松圖
詩天下幾人畫古松
畢宏已老韋偃少

陪歐陽公燕西湖

王注頴
州西湖

謂公方壯鬢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竭來湖上飲美酒
醉後劇談猶激烈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煌煌
插花起舞為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赤松共游也不惡
誰能忍饑啖仙藥已將壽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樂
城上烏棲暮靄生銀缸畫燭照湖明不辭歌詩勸公飲
坐無桓伊能撫箏

漢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宋玉高唐賦玄木冬榮煌煌
熒熒韓詩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史記張良世家願

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唐陸龜蒙
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乃食杞菊頤神養壽漢陳遵傳
謂張疎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
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後漢童謡城上烏尾畢逋
李太白詩姑蘇臺上烏棲時杜牧之詩暮靄生澤樹斜
陽下小樓班孟堅西都賦金缸銜壁注缸燈盞也晉桓
伊傳王國寶謝安女壻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國寶詭
諛行於主相之間嫌隙遂成武帝召桓伊飲安侍坐命
伊吹笛一弄乃請以箏歌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
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云云聲節
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霑襟乃越席而就
之將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有愧色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放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雨

山控吾前吞吐久不噉

楚快切

孤舟繫桑本終夜舞澎湃

舟人更傳呼弱纜恃管蒯平生傲憂患久矣恬百怪鬼神欺吾窮戲我聊一噫餅中尚有酒信命誰能戒

孟郊詩寒江浪起千堆雪禮記毋噉爲鄭氏注噉謂一舉盡嚙左傳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乘其車繫桑本馬漢司馬相如上林賦洶涌澎湃左傳詩曰雖有絲麻無弃管蒯韓退之感二鳥賦雖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又見本卷船上小詩注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東坡嘗縱筆書此詩且題云予

年三十六赴杭倅過壽作此詩今五十九南遷至虔煙雨淒然頗有當年氣象也墨蹟在

吳興秦氏集作平淮墨
蹟作長淮今從墨蹟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長

一作平

淮忽迷天

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
茆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白樂天山鷓鴣詩黃茆岡頭秋日晚苦竹嶺上寒月低
杜牧之詩河橋酒旆風軟候館梅花雪嬌杜樂游園歌
獨立蒼茫
自詠詩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山鴉噪處古靈湫亂沫浮涎遶客舟未暇然犀照奇鬼

欲將燒燕出潛蚪使君惜別催歌管村巷驚呼聚攫猴
此地他年頌遺愛觀魚并記老莊周

延平志苦竹潭在尤溪縣西潭有五龍人常見之有魚
者棹舟潭上龍吐涎沫舟膠不能進晉溫嶠然犀事注
見第二卷呂氏春秋梁園之北黎丘有奇鬼焉善效人
之子姪弟昆好扶邑之丈人而道苦之張華博物志燒
燕肉而致龍物類相感志龍之為性羸猛而畏鐵愛玉
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肉之人不可渡江海潛蚪
注見第一卷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莊周觀魚注見本卷

濠州七絕

塗山

公自注下有鯀廟山前有禹會村唐地理志濠州鍾離縣有塗山九域志當塗

城塗山
氏之邑

卷三

川鎖支祁水尚渾地理汪罔骨應存樵蘓已入黃熊廟
烏鵲猶朝禹會村

古岳瀆經禹理淮水三至桐柏水功不能興禹怒召集
百靈搜命九馮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
辨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狖縮鼻高額青軀白
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輸五象搏擊騰趯疾奔輕利
倏忽之間視之不可久禹授之同律同律不能制授之
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神庚神遂頸鎖大鐵鼻
穿金鈴徙淮之陰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於海李肇
國史補永泰初楚州有漁者於淮中釣得古鎖不絕以
告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獼猴躍復沒國語
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其骨節

專車防風汪罔氏之君也罔一作芒鄴道元水經注引
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塗山在壽春東北今濠州是蘅
按柳子厚塗山銘塗山巖巖界彼東國亦指在濠州而
吳越春秋則以塗山在會稽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
者謂即今會稽蕭山縣至於蕪鵲演義又云塗山有四
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顧其處皆有禹迹未詳
孰是姑並著之漢韓信傳樵蕪後囊顧師古曰樵取薪
蘇取草左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
黃熊國語作黃能能奴來切三足鼉也

彭祖廟

公自注有雲母山
云彭祖所採服也

跨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鬬蛇龜空餐雲母連山盡
不見蟠桃著子時

神仙傳彭祖帝顓頊玄孫姓篋名鏗歷夏至商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又云彭鏗善補導之術并服木桂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漢武故事武帝七月七日與王母會遺帝蟠桃七大如彈丸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何可待也博物志亦云

逍遙臺

公自注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即墓為堂

常怪劉伶死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誰信先生無此懷

晉劉伶傳常乘鹿車攜一壺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莊子列御寇篇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觀魚臺

九域志濠州有莊子觀魚臺

欲將同異較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若信萬殊歸一理
子今知我我知魚

陸士衡文賦考殿最於錙銖鄭玄禮記注八兩為錙漢律歷志二十四銖而成兩莊子德充符篇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淮南子斟酌萬殊陸士衡文賦體有萬殊物無二量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又曰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互見本卷讀杜詩注

虞姬墓

九域志陰陵城項羽迷失道於此蓋虞姬死所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
倉黃不負君王意
只有虞姬與鄭君

漢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
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
而逐鄭君

四望亭

公自注太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
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為作記

記今存而亭
廢者數年矣

頽垣破礎沒柴荆故老猶言短李亭
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霞孤鶩換新銘

唐李紳傳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白樂天詩閒吟短李詩又借教短李作歌行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修舊起廢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浮山洞

公自注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人言洞府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

乾坤浮水水浮空

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代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晉天文志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杜洞庭詩乾

坤日
夜浮

泗洲僧伽塔

公自注泗洲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

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何國余
在惠州忽被命責僊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
身來且語余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
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
云當與蘓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
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之前
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
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參寥有詩誌此
事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

香火未收旗腳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未朝飯
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十變
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
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
不嫌俗士汙丹梯一看雲山遶淮甸

漢衛青傳大風起沙礫擊面杜詩步壑風吹面泗州圖
經龜山水陸院在城東三十里宋元嘉中文帝遣臧質
拒魏太武於此山築長城造浮橋絕水路韓退之送僧
澄觀詩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魁奇清淮無波

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孔稚圭北山移文請回俗士駕謝靈運擬鄴中詩躡步陵丹梯

龜山

九域志泗州盱眙縣龜山鎮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游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

公自注宋文帝遣將拒魏太武築城

此山按元嘉文帝紀年也

杜子美詩我生苦飄蕩韓退之別知賦將歲行之兩周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中水皆滄色仙人謂之滄海

發洪澤中塗遇大風復還

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洪澤鎮

風浪忽如此吾行欲安歸挂帆卻西邁此計未為非
洪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居民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攜酒
就船賣此意厚莫違醒來夜已半岸木聲向微明日淮
陰市白魚能許肥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何勞弄彭
湃終夜搖牕扉妻孥莫憂色更典篋中衣

晉謝安傳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安吟嘯自若舟人
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
回衆咸服其雅量九歌湘君章使江水兮安流李白詩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如飛杜子美詩白魚如切玉又溪

友得錢留白魚一作溪女杜別贊上人詩是身如浮雲
安可限南北澎湃注見本卷杜詩朝迴日日典春衣韓
退之詩篋
中有餘衣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

一作水雲

黃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

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來寒欲
僵忽驚飛電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
亂疾雷一聲如頽牆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
廊恍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

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
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九域志楚州山陽郡淮陰縣在州西四十里漢于定國傳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白樂天詩白日冷無光
黃河凍不流莊子齊物論疾雷破山韓退之詩天昏地
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隨清泉百丈化為土魚鼈枯
死吁可悲漢張湯傳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湯湯曰
此愚儒無知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漢五行志
言之不從則有白眚白祥
聽之不聰則有黑眚黑祥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

劉貢父名敞公有送劉敞倅海陵詩
見本卷錢公輔字君倚時正在郡賢

主人謂
君倚也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
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
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
日飲相對恍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
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閒吾邦正喧閤

韓退之寄盧仝詩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
莊子德充符游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
者命也史記孔子弟子傳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
辯杜飲中八仙歌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荀子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驚毛詩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戰國策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引弓虛發而下之魏王
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故瘡未
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九域志
揚州廣陵郡杜羌村詩夜闌更東燭相對如夢寐杜牧
之禪智寺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灣口見揚州地
志烏臺詩案云熙寧四年十一月赴杭州通判寄劉放
詩云吾邦正喧闐言杭州監司所聚初行新法事多不
便

孫巨源

孫巨源名洙廣陵人在諫院時王介甫行新法多逐諫官御史巨源心知

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懇乞補外知海州既會於此東坡與劉貢父劉莘老皆坐論新法以去巨源既同舍雅相厚又居諫省而此詩云終歲不及門則異趣可見

又用柳子厚王孫猿事終以
巨源絕交之句其責之深矣

三年客京輦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翻人
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坐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南來
實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異趣不
兩立譬如王孫猿吾儕久相聚恐見疑排根我編類中
散子通真巨源絕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

史記燕秦傳揮汗成雨班孟堅西都賦紅塵四合煙雲
相連柳子厚憎王孫文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
容猿之德靜以常王孫之德躁以囂雖羣不相若也漢
灌夫傳竇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

者孟康曰振音痕欲引繩以彈排擯振格之也晉嵇康傳初婚魏宗室拜中散大夫康作幽憤詩曰惟此褊心顯明臧否又與山濤絕交書云足下旁連多可而少怪書見文選山濤字巨源沈傳師獄麓寺詩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

劉莘老

劉莘老名摯極論新法章數上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曾布作十難

折之仍詰兩人向背好惡之情繪懼謝罪莘老獨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執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又云若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安石大怒將竄嶺外上不聽謫監衡州鹽倉初安石黨友傾一時造作言語以為幾於聖人至是遂以其學亂天下先生詩士方在田里云云

謂此也

江陵昔相遇幙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
戎冠挹揖搢紳

全

如今三見子坎坷為逐臣朝游雲霄間欲分丞相茵
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隣了不見喜愠子豈真可人邂逅
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
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

唐地理志江陵本荊州南郡天寶元年更郡名漢馮唐
傳上功幙府晉郗超傳謝安曰郗生可謂入幙之賓莘
老嘗在荊州幕府故云漢武故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
美女二千人充之杜子美詩明光起草人所羨漢丙吉

傳馭吏醉嘔丞相車上吉曰第忍之不過汚丞相車茵耳漢酷吏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伏韓退之赴江陵詩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楚辭離騷序遷之江南晉嵇康傳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桓溫傳嘗經王敦墓曰可人可人詩國風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杜寄李白詩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漢司馬遷報任安書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莊子天運篇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蘓者取而爨之

施註蘓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五十五

集部

施註蘇詩卷四

宋蘇軾撰

宋施元之註

武進邵長蘅刪補

詩四十七首

起自京口之錢塘以是年十一月抵任通守錢塘作

游金山寺

南唐僧應之頭陀巖記金山昔名浮玉山因裴頭陀江際獲金貞元二十一

年節帥李錡奏易名金山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

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
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
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華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
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
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
公自注是夜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
所見如此

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郭景純江賦惟岷山之尊江初發源乎濫觴漢地理志
岷山注云在蜀郡公蜀人也故云我家張又新水經揚

子江心中泠水第一竇羣金山寺詩西江中泠波四截湧出一峰青嵒嵒毛詩魴魚頰尾注頰赤色也尚書厥四月哉生明又哉生魄注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禮記月三日而成魄魄月質也嶺表異物志海中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海賦云陰火潛然豈謂此乎左傳倍二十四年晉文公謂咎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三國孫權傳魏文帝詔曰此言之誠有如大江大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潤州圖經焦山焦先所隱故以為名

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脩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迹絕時有沙戶祈春蠶

公自注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為沙

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慙

同游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無風浪自湧

中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公自

注焦山長老中江人也

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勒為同龕困眠

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饑臥古亦有無田

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

投劾謝簪組為我佳處留茆菴

張平子西京賦大廈耽耽晉夏侯統傳甲夜之初撞鍾擊鼓撟嚴經食辦擊鼓衆集撞鍾揚雄傳橫江潭而漁列

女傳趙津涓女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法帖褚遂良
書久棄塵滓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六時禪誦嵇叔夜
絕交書有必不可者三後漢崔駰傳祖篆
辭甄豐辟命投劾而歸又周黃徐姜傳序閔仲叔世稱
節士建武中應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
已遂辭出投劾而去注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

甘露寺

潤州圖經甘露寺在北固山上唐寶歷中李德裕建公自注欲遊甘露寺有二

客相過遂與偕行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很
石云諸葛亮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
也大鐵鎔二案銘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
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
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
石記乃衛公為穆宗皇帝造福所算者也

江山豈不好獨游情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歡我

欲訪甘露當途無閒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肩聯鞍古郡

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
數州山長江漫漫卻望大明寺惟見煙中竿很石臥庭
下穹隆如伏獠緬懷臥龍公挾策事琯鑠一談收獍子
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
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
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僧繇六化人霓衣挂
氷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

跼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
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
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
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
枝撐雲峰裂根入石窟
蟠雜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
瘞藏豈不牢見伏理可歎
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
方其盛壯時爭奪宵少安
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
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
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
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漢張耳傳如平生歡徐鉉吳錄太祖入廣陵造大明寺
輿地志石羊巷在城南吳時孫氏隧道也劉備詣孫權

權與俱獵因醉各據一羊羅隱石羊詩紫髯桑蓋此沉
吟很石猶存事可尋三國諸葛亮傳徐庶謂先主曰孔
明臥龍也文選商鞅挾策以鑽孝公吳歷曹公聞孫策
平定江東意甚難之常呼猱兒難與爭鋒猱狂犬也三
國志魏武帝小字阿瞞潤州類集甘露寺有梁天監中
所鑄鑊有銘可驗漢司馬相如傳罷池陂陲下屬江河
周鼎泗水注見一卷石鼓詩魚豢魏略景初元年徙長
安鍾簏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
城李賀金人辭漢歌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
小潤州類集甘露寺有張僧繇畫菩薩列子周穆王之
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後漢章帝紀詔齊相省冰紈注
紈素也冰言鮮潔如冰范蔚宗宦者論冰紈霧縠之迹
盈初珍藏潤州類集甘露寺有陸探微畫狻猊注詳一
卷開元寺詩史記平原君傳民家有甕者盤跚行汲杜
子美畫鶴詩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唐李德裕傳初
封贊皇縣伯潤州類集甘露寺今有李德裕祠堂畫像

及所植檜周禮雜氏掌殺草注雜翦也玉壺清詒潤州
甘露寺熙寧四年春江中漁者見神光累夕起於溷廁
間一旦其廁無故自圯長老應夫再營之方築基壘土
去地數尺一礎覆土中刻曰有唐太和三年正月二十
四日於上元縣禪衆寺舊塔基下獲舍利石函以其年
二月十五日重瘞藏於丹徒縣甘露寺東塔下金棺一
銀椀一錦襪九重皆余之所施余創甘露寺寶刹重瘞
舍利以資穆皇之冥福也江浙西道觀察等使兼潤州
刺史李德裕記四雄諸葛武侯吳大帝梁武帝李衛公
也漢韓信傳刻印利忍不能予利五丸反注手弄角訛
也杜子美贈閻丘師兄詩漠漠世界黑區區爭奪繁漢
賈誼鵬賦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
搏漢齊王傳人謂魏勅勇妄庸人耳晉阮籍傳常登廣
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東坡志林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豈謂沛公
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

其後余游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李德裕遺迹感而賦詩
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
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
意無異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多故故一放
於酒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
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使文悲乎對曰竊為足下
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而歌
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
息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鼓之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憶昔子美在東屯數間茆屋蒼山根嘲吟草木調蠻獠
欲與猿鳥爭啾喧子今憔悴衆所棄驅馬獨出無往還

惟有柳湖萬株柳清陰與子供朝昏胡為譏評不少借
生意凌挫難為繁柳雖無言不解愠世俗乍見應憮然
嬌姿共愛春濯濯豈問空腹脩蛇蟠朝看濃翠傲炎赫
夜愛疎影搖清圓風翻雪陣春絮亂蠹響啄木秋聲堅
四時盛衰各有態搖落悽愴驚寒溫南山孤松積雪底
抱凍不死誰復賢

杜移居東屯詩東屯復壤西一種住清谿來往皆節屋
淹留為稻畦北史蠻獠傳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獠者
南蠻之別種左傳詩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會稽典錄
孔融與曹公書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韓

昌黎外集送浮屠令縱西遊序譏評文章商較人士史
記荆軻傳願王少假借之晉王恭傳恭美姿儀或目之
云濯濯如春月柳白樂天悟真寺詩根株抱石長屈曲
蟲蛇蟠晉列女傳謝道韞詠雪云未若柳絮因風起

送蔡冠卿知饒州

冠卿與安石議刑名不合遂
補外得饒州公送行詩意蓋

在此

吾觀蔡子與人游掀笑語無不可平生儻蕩不驚俗
臨事迂闊乃過我橫前坑窞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
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憐君獨守廷尉法
晚歲卻理鄱陽柂莫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

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轆軻知君決獄有陰功
他日老人醕魏顥

漢史丹傳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注儻蕩疎誕無檢也左傳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夜飲朝至未已朝者皆自朝布路而罷漢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秩千石張釋之傳釋之為廷尉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杜子美短歌行君今理施春江流又錦樹行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羸牛東方朔七諫服罷牛而驂驥淮南子終山之玉灼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白居易詩試玉要燒三日滿楞嚴經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古詩無為守窮賤轆軻長苦辛漢于定國傳父于公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左傳宣十五年魏顥從父治命嫁其嬖妾及輔氏之役顥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
先人治命余是以報王注先生詩案自言以譏當今朝
廷進用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阱以陷之有
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以金玉布於道路

次韻楊褒早春

楊褒字之美嘉祐末為國子監直講治平間出通判潁州好收

法書蔡君謨多從借搨歐陽公見其女奴彈琵琶有詩云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腳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亦可見其人也

窮巷淒涼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瘦馬騎衝雪
來聽佳人唱踏莎破恨徑須煩麴蘖增年誰復怨羲娥
良辰樂事古難竝白髮青衫我亦歌細雨郊園聊種菜

冷官門戶可張羅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
漢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樂府曲名有踏莎行世說孔
羣與親舊書今年田得七百斛秫不了麴蘖事韓退之
贈崔立之詩高士例須憐麴蘖山海經東南海外甘泉
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曰羲娥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
泉謝靈運擬鄴中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
難并白樂天詩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猶是去年身杜
子美有小園種秋菜詩又醉時歌廣文先生官獨冷漢
鄭當時傳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
爵羅白樂天詩歸騎紛紛滿九衢放朝三日為泥
塗杜鴈反行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

使君何日換聾丞

漢翟方進傳號遲頓不及事注頓讀曰鈍投劾注見本
卷焦山詩漢黃霸傳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
許丞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公烏臺詩話
軾初任杭州寄子由詩云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
退未能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
雜不可辦亦言已材不能勝任也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頽自畏人莫上岡頭苦相望
吾方祭竈請比隣

白樂天詩閔默向隅心摧頽觸籠翅魏文帝雜詩客子
常畏人詩國風陟彼岡兮瞻望兄兮漢孫寶傳署御史
主簿徙入舍
祭竈請比鄰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爐

細聲蚯蚓發銀瓶，擁褐橫眠天未明。
衰鬢鑷殘歌雪頰，壯心降盡倒風旌。
自稱丹竈鎔銖火，倦聽山城長短更。
聞道牀頭唯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

公自注俗謂竹几為竹夫人

韓石鼎聯句詩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杜牧之詩金鑷洗霜鬢鄭愚津陽門詩笑云鮑老不為禮飄蕭雪頰霜垂頤詩台南我心則降蘇秦傳齊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縣旌孟東野京山行此時游子心百尺風中旌朝野僉戴韋莊稱炭而爨多少一鬻必覺之江文通別賦守丹竈而不顧大還丹秘契圖凡一斤藥有十六兩每

兩有二十四銖從冬至建子日辰起火分兩鎰銖相應
世說王安豐婦卿安豐豐曰婦人卿婿於禮不敬荅曰
我親卿愛卿
是以卿卿

紙帳

亂文龜殼細相連慣臥青綾恐未便潔似僧巾白疊布
暖於蠻帳紫茸氈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
但恐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裂不成眠

漢尚書郎更直建禮門給青綾被今西掖之任也子玉
官為尚書郎舊唐書南蠻傳婆利國有吉貝草緝花以
作布細者名為白疊杜子美贊公房詩細軟青絲履光
明白氈巾又張舍人遺禱段詩錦衾卷還客始覺心和

平韓退之寄盧仝詩破屋數間而已矣神仙傳董奉居
豫章時大旱縣令丁士彥請致雨奉曰雨易得耳貧道
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曰先生但致雨當為架好屋
屋成暮乃大雨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歎布衾多年冷似
鐵嬌兒惡臥踏裏裂

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孤山在西湖上
惠勤餘杭人東

坡通守錢塘見歐陽文忠公於汝陰而南公
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子求人於湖
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東坡到
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遂賦此詩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

一作石出

魚可

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

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
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牕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
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
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游淡薄歡有餘到家恍如夢遽
遽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杜子美雨詩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王維詩江流天
地外山色有無中漢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出教曰日至
吏以令休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共相
樂笑全笑圖經云寶雲寺乾德二年吳越王錢氏建寺
有寶雲庵山沈休文詩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韓退
之詩喚起牕全曙催歸日未西柳子厚浮圖鶻說有鶻

曰鶻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荅之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

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

公自注近屢獲鹽賊皆坐同保徙其家

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

人生何者非遽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

掃除白髮煩菖蒲麻鞋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

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閔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餘

知非不去慙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

列子昔者夢為人僕數罵杖撻無不致也眠中吟嚙呻
呼徹旦息焉周禮小司徒之職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揚
子紆朱懷金唐李泌傳肅宗在靈武泌入議國事出陪
乘輿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也因賜金紫莊
子天運篇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
處孔稚圭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
驚風俗通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晉劉伶傳常乘鹿車神
仙傳九疑仙人見武帝云聞有石菖蒲一寸九節可以
服食卻老故來採耳杜子美丈人山詩掃除白髮黃精
在又述懷詩麻鞋見天子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漢張騫傳堂邑父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晉陶潛
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潘閬觀華山詩高愛三峰插太
虛回頭仰望倒騎驢魏野詩從此華山圖帳裏更添潘
閬倒騎驢郭緣生述征記華山有三峰直上數千仞古

詩凜凜歲云暮淮南子遽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
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改也莊子則陽高遽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
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後漢馬援
傳戒兄子嚴敕書曰效龍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
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
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公為臺詩案誤隨弓
旌落塵土坐使鞭華環呻呼以譏諷朝廷新法行後公
事鞭華之多也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以
譏諷朝廷鹽法收坐妻子移鄉法太急也歲荒無術歸
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意取馬援言畫鵠不成猶類鶩
畫虎不成反類狗言歲既饑荒我欲出奇畫賑濟又恐
朝廷不從乃似畫
虎不成反類狗也

再和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疎狂逐漁釣刺
史寬大容歌呼君恩飽暖及爾孥才者不間拙者娛穿
巖度嶺腳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出
游無伴籃輿孤作詩雖未造藩閼破悶豈不賢擣菹君
才敏瞻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竭來湖上得佳句從
此不看營丘圖知君篋中富有餘莫惜錦繡償管遽窮
多鬪險誰先逋賭取名畫不用摹

唐王維傳維善畫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
所到漢百官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

察州景帝中二年更名郡守曰太守唐百官志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漢曹參傳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參聞迺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白樂天詩歷想為官日無如刺史時歡娛接賓客飽暖及妻兒杭州圖經附郭二邑所管寺院內錢塘二百七十一和六十五合三百三十五所外七邑不與焉晉陶潛傳王弘問其所采答云素有脚疾向來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輦至州元稹杜甫墓誌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李白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擣菹宋高祖紀桓玄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擣菹一擲百萬南史柳惔傳武帝嘗曰分其才藝足了十人韓退之贈崔立之詩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適繁後漢張衡思立賦迴志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名畫錄李成工山水營丘人也世號李營丘解退之畫記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明年至河陽座有趙侍御者見之感然進曰

噫余之所
手摹也

游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
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宦游散其孥宮闕留與閒人娛盛
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谿山處處皆可廬最
愛靈隱飛來孤喬松百丈蒼髯鬚擾擾下笑柳與蒲高
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甍觚絕
勝絮被縫海圖清風徐來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遽歸

時棲鴉正畢逋孤煙落日不可摹

錢塘記唐元和中議築塘防海塘始開募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來者如雲旬月而塘成因名錢塘五代史吳越世家錢氏自唐末有國兼有兩浙幾百年宋興俶朝太祖厚禮遣還國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於京師國除王子年拾遺記後漢郭況庭中起高閣置衡石其上以秤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衛之劉禹錫泰娘歌斗量明珠鳥傳意晉宣帝紀王凌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帝曰以公非折簡之客故耳十三州記靈隱山青巖晉咸和中有僧登之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晉殷浩傳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弱質望秋先零釋氏要覽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維摩示疾之室遺址疊石為之玄策躬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風俗通織毛褥謂之氍毹三輔黃圖武帝溫室殿規地以罽

賓彫能杜子美北征詩海國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
及紫鳳顛倒在短褐晉陶潛傳嘗言高臥北牕之下清
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莊子人間世伏羲几筵之所行
終而况散馬者予注几筵古聖君名畢逋注見三卷陪
歐陽公燕西湖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
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
任從飽死笑方朔冑為雨立求秦優眼前勃谿何足道
處置六鑿須天游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壚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挂眼
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
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恥
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伎安足程
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宛丘注見前卷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
謂長人而異之曲禮君子欠伸捩杖屨趨安仁秋興賦
勁風戾而吹帷莊子外物篇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
無天游則六鑒相攘南史梁元帝之敗盡焚圖書曰讀

書萬卷猶有今日唐沈全交胡誦詞評士不讀律博士
不尋章輯退之詩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班固西京
賦綏冕所興冠蓋如雲輯退之送窮文太學四年朝蓋
暮鹽又贈張籍詩吾老嗜讀書餘事不佳眼晉職官志
州郡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典地理志杭州餘杭郡秦
始皇本紀作前殿阿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
庾信小園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世說王弼
見何晏自說注老子旨意晏多所短不復作聲但應喏
喏史記趙世家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杜子美貽
卿少府詩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公烏臺詩案任從
鮑死笑方朔月為而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
欲死及滑稽傳優俳謂陞指郎我雖短幸休居言弟家
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東方朔陞指郎而以當今
進用之人比侏儒優俳也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
知無術是時朝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謂法律不足
以致君於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

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堯舜之術也勸
農冠蓋開如雲送老蠶鹽甘似蜜以譏諷朝廷新差提
舉官所至苛細生事發摘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第轍
為學官故有是句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庾岷更鞭筆
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饑貧言鞭筆此等貧民軾
平生所慚今不復恥矣以譏諷朝廷鹽法太急也道逢
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監
司意不喜其為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為陽虎也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熙寧五年簽書公事太子中舍張次山字希元創建

張建康人
號能吏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
不待招邀滿庭戶臥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

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無乃魯張君眼力覩天奧
能遣荊棘化堂宇持頤宴坐不出門收攬奇秀得十五
才多事少厭閒寂臥看雲煙變風雨筍如玉筋堪如簪
強飲且為山作主不憂兒輩知此樂但恐造物怪多取
春濃睡足午牕明想見新茶如潑乳

後漢龐公傳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漢張禹傳忽忘
雅素注素故舊也臥龍山在越州漢匡衡傳富貴在身
而列士不譽是有孤白之裘而反衣之也韓退之荅孟
郊詩規模背時利文字覩天巧莊子漁父篇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維摩經心不住肉亦不住外是為宴坐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三國志龐統傳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任彥升讓吏部表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晉書王羲之曰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覺損歡樂之趣莊子天運篇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茶苑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姚屯田挽詞

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
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為善樂逍遙卻恨棄官遲
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建康實錄孫權於朱方築城因京岷山謂之京鎮又因門謂之京口晉習鑿齒著襄陽耆舊傳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乃舉集其門因號萬石石君少子

慶為相諡恬侯後漢東平憲王傳顯宗詔曰日者問東
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
腹矣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
一別如雨白樂天詩病瘦形如鶴

送岑著作

岑著作梓州人名象求字巖起時以
提舉梓州路常平還蜀故詩云惟應

故山夢隨
子到吾廬

懶者常似靜靜豈懶者徒拙則近於直而直豈拙歟夫
子靜且直雍容時卷舒嗟我復何為相得歡有餘我本
不違世而世與我殊拙於林間鳩懶於冰底魚人皆笑
其狂子獨憐其愚直者有時信平靜者不終居而我懶

拙病不受砭藥除臨行怪酒薄已與別淚俱後會豈無
時遂恐出處疎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

李白送蔡山人詩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詩名南鵲
巢疏云鳩拙於營巢禮記月令魚上冰蓋未解凍之時
魚於冰下自藏也許慎
說文砭以石刺病也

吉祥寺賞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
十里珠簾半上鉤

晉謝安傳羊曇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西州
門杜牧之贈別詩春風十里揚州夢卷上珠簾總不如

吉祥寺僧求閣名

過眼榮枯電與風，
長那得似花紅。
上人宴坐觀空閣，
觀色觀空色即空。

和劉道原見寄

劉道原事見第三卷送
道原歸觀南康詩注

敢向清時怨不容，
直嗟吾道與君東。
坐談足使淮南懼，
歸去方知冀北空。
獨鶴不須驚夜旦，
羣烏未可辨雌雄。
廬山自古不到處，
得與幽人子細窮。

後漢鄭玄傳玄從馬融受業畢辭歸融喟然曰鄭生今
去吾道東矣魏志郭嘉傳劉表坐談客耳漢汲黯傳淮

南王謀反憚汲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誼至說公孫弘
如發蒙耳左傳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韓退之送溫造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淮南子鷄知將旦鶴
知夜半詩小雅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王注先生詩
案云以譏當今進
用雜亂無分別也

和劉道原詠史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吳客漫陳豪士賦
桓侯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終安用日飲無何計亦良
獨掩陳編弔興廢牕前山雨夜浪浪

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
則挾策讀書問穀則博塞以游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

亡羊均也晉陸機傳機吳郡人齊王同矜功自伐受爵
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之史記扁鵲傳姓秦氏名
越人與號中庶子論方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
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又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
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及病召扁鵲鵲已逃去
桓侯遂死曹大家東征賦惟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殺而
名存杜子美醉時歌名垂萬古知何用漢袁盎傳盎從
吳相辭行兄子種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南方卑濕絲
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按絲盎
字也韓退之別知賦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
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莊子天運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遙之墟楚辭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列子仲尼篇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楞嚴經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食或宿事畢假裝前途不遑安住漢石顯傳顯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即何累累綬若若邪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者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莊子曰鵠得腐鼠鵠過之曰赫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公烏臺詩案熙寧六年軾任杭州通判劉恕寄詩三首軾依韻和云云此詩譏諷朝廷近日進用之人以仁義為捷徑以詩書為逆旅但為印綬爵祿所誘則假六經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也譏□□之願爵位如鵠為以腐鼠嚇鴻鵠□溺於利如人之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杭州圖經六和寺開

寶三年建太平興國五年改開化寺

羨君超然鸞鶴姿江湖欲下還飛去空使吳兒怨不留
青山漫漫七閩路門前江水去掀天寺後清池碧玉環
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

白樂天懷錢舍人詩因詠松雪句永懷鸞鶴姿林世程
閩中記閩之人居海隅有七種故謂之七閩秦時閩越
王無諸王此地白樂天詩白浪掀天盡日風劉禹錫洛
城舊居詩水繞庭臺碧玉環王注六和寺後有池蘇子
美所賦金鯽魚是也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
白衣仙人在高堂

和蔡準郎中見邀游西湖三首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閣天雲拂地
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
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游宦客
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

賈誼服賦其生也若浮其死也若休列子黃帝篇自
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五年之後始一解顏而笑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蟋蟀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
卻似麋鹿游汀洲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
公卿故舊留不得遇所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拋官彭澤
令琴無絃中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

莊子逍遙游朝菌不知晦朔蟋蟀不知春秋漢賈誼傳
乘流則逝兮得坎則止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偶乘扁
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晉陶潛傳性不解音
聲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郗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
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貴賤造之者有酒
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

田間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攜燒筍苦竹寺
卻下踏藕荷花洲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
臨風飽食得甘寢肯使細故胸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
時饑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杜詩踏藕野泥中
詩大雅釋之叟叟蒸之浮浮韓退之章詩倒身甘寢百
疾愈賈誼服賦細故帶芥兮何足以
疑史記孫武傳吳王曰將軍罷休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
今歲盛開二首

太昊祠東鐵墓西一樽曾與子同攜
回瞻郡閣遙飛檻
北望牆竿半隱堤
飯豆羹藜思兩鵠
飲河喫水賴長蜺
如今勝事無人共
花下壺盧鳥勸提

左傳梓慎曰陳太昊之墟也先生志林云余舊過陳州
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遺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
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往啣其趾見有鐵錮
之漢隄方進傳字子威初汝南有鵠陂大陂郡以為饒
方進為相奏罷之王莽時常枯旱鄉中追怨謠曰壞陂
誰隄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
黃鵠春秋元命苞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漢
昭帝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竭歐陽公詩獨有花
上提壺盧勸我
沽酒花前傾

長明燈下石欄干長共松杉鬪歲寒葉厚有稜犀甲健
花深少態鶴頭丹久陪方丈曼陀雨羞對先生苜蓿盤
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

唐文粹有高邁長明燈頌劉餗唐朝傳記江寧縣寺有
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
古至今猶存劉禹錫詩長明燈是前朝燭曾照青青年
少時杜子美海棕行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
文法華經天雨曼陀羅華閩川名士傳薛令之開元中
為右庶子作詩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樂樂中何所
有苜蓿長欄干上幸東宮見之題其傍曰
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乃謝病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

杜子美茅屋歎俄頃風定雲墨色白樂天怡真寺詩赤
日間白雨又三潯洞序水石相薄跳珠濺玉柳子厚詩
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
李賀貝宮夫人詩空光帖安水如天

放生魚鼈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
水枕能令山俯仰
風船解與月裴回

天禧四年判杭州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
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杜詩桃花一簇開無主

烏菱白芡不論錢亂繫青菰裹綠盤
一作綠葉忽憶嘗新會

靈觀滯留江海得加餐

周禮加籩之實菱芡栗脯注菱芡也芡鷄頭也太史公
自序留滯周南歐陽公食鷄頭詩凝祥池鎖會靈園注
京師賣五嶽
觀鷄頭最佳

獻花游女木蘭撓細雨斜風濕翠翹無限芳洲生杜若

吳兒不識楚辭招

任昉述異記木蘭川在尋陽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
蘭舟至今猶在唐皇甫冉詩紫回楓葉岸留滯木蘭撓
張志和漁父詞青蘋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楚辭
宋玉招魂砥室翠翹挂曲瓊些劉禹錫詩拾羽翼翹翻
屈原九歌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
女杜子美詩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未成小隱聊中隱
可得長閒勝暫閒
我本無家更安往
故鄉無此好湖山

王康琚反招隱詩
小隱隱陵藪
大隱隱朝市
白樂天中隱詩
大隱住朝市
小隱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
隱在留司官
唯此中隱士
致身吉且安
似出復似處
非忙亦非閒
又和裴相閒行詩
偷閒意味勝長閒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颼呼不來
流汗方被體
稀星乍明滅
暗水光瀾瀾
香風過蓮芡
驚枕裂魴鯉
欠伸宿酒餘
起坐濯清泚
火雲勢方壯
未受月露洗
身微欲安適
坐待東方啟

杜子美詩汗流被我體又倦夜詩重露成涓滴稀星乍
有無又貽柳少府詩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曦詩小雅
東有啟明毛傳日旦
出謂明星為啟明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堂望吳興諸山懷孫莘

老學士

徙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

謀知秦過看山識禹功

公自注餘杭始皇所舍舟也西
北舟枕山堯時洪水繫舟山上

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荷背風翻白蓮腮雨退紅追

游慰遲暮覓句效兒童北望苔谿轉遙憐震澤通烹魚

得尺素好在紫髯翁

史記三代世表余讀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秦始皇紀三十七年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從狹中渡注云餘杭也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館於碓汭歎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韓退之詩蛤即是蝦蟇漢五行志昭帝時上林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杜于美詩蟲書玉佩蘚又示宗武詩覓句新知律杭州圖經苔水出天目山北入太湖乃古震澤也故老相傳夾岸多苔草秋風吹花浮如飛雪因以名谿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王注張遼以紫髯將軍目孫權今華老多髯又姓孫故用此事

宿臨安淨土寺

鷄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
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羣動息香篆起煙縷覺來
烹石泉紫筍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
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爭瀉露相攜石橋
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
今為猿鳥顧廢興何足弔萬世一仰俯

晉祿綽天台賦義和亭午游氣高寒纂要日在午曰亭
午李肇國史補湖州有顧渚紫筍茶陸羽茶經與楊祭
酒書顧渚山中紫筍茶兩片一上太夫人一充昆弟同
啜白樂天白蓮詩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臨安縣圖

經真寂院一名山房在石鏡山東吳興記臨安縣東石鏡徑二尺七寸甚清明四面俱見人形吳越王錢鏐布衣時嘗照石鏡鏡起而聳戰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臨安圖經功臣山在縣南二里本名大官山吳越王

錢氏建為功臣院祥符元年改賜今額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度千人溝下有微流洄岡巒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縣長逢跨下辱屢乞桑間飯誰謂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英氣

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綉被原野
金珠散貧賤竇融既入朝吳芮空記面榮華坐銷歇閱
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金殿

臨安圖經寺有溝名曰千人相傳錢氏役千人一日而
成晉佛圖澄傳敕龍取水泫然微流西漢有異姓諸侯
王表晉郭璞詩五百年生異姓王五代史吳越世家錢
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以販鹽為盜天復二年封越
王昭宗詔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
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
覆以錦梁太祖即位封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作還鄉
歌曰三節還鄉分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
人無欺吳越一王馬歸跨下用史記淮陰事桑間飯
用左傳趙宣子靈輒事薛戰字見前篇石鏡注後漢竇

融傳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見容貌
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漢吳為傳高祖以其
將梅鋗有功徙入武關故德為徙封長沙王一年薨三
國諸葛誕傳注魏黃初末盜發吳為冢容貌如生後與
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但微短爾漢蓋寬饒傳
平恩侯許伯入第寬饒印視屋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
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劉禹錫詩視
身如傳舍閱世甚東流長明燈注見本卷

游涇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
金鞭玉鞵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
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為裂

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牕暖足來扑朔夜鉢呪水降蜿蜒
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為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
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
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
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
嗟余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
欲看細字銷殘年

公自注龍井水洗病眼有効

李照徑山山門事狀徑山乃天目東北峰也中有徑路
以通天目故謂之徑山李白相進行高挹黃金鞭徐陵

紫駟馬詩玉韁繡纏鬘金鞍錦覆幪山門事狀徑山之
頂乃天目龍之別居國一大師法欽初隱此山頂有素
衣老人前致拜曰我龍也自師到山吾屬五百皆不安
我將挈歸天目願捨此為立錫地乃請師南登絕頂入
五峰之間中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去此湫當漲矣留
一穴之水慎勿埋之我將時至衛師焉今一穴見存謂
之龍井又國一大師初入山遇獵者以其地結草菴請
師居之其後龍湫既平北峰之陽復有草菴可居師乃
止焉菴蓋龍所為今菴基在而草不生又師一日坐石
屏之下有白衣士自言是天目中子山人也長安佛法
有難聞師道行高邈願度為沙彌往救師曰汝有何術
曰我誦俱胝觀音呪功力無比師欲驗之乃曰吾坐後
石屏汝能呪之令破否曰可遂叱之石屏裂為三片今
謂之喝石巖師知神異為難駸賜名惠崇至京師與術
士競勝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佛
言革囊衆穢爾來何為去吾不用汝僧皎然荅李李蘭

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山門事狀常有白兔二跪
於杖屨之間古樂府木蘭歌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離
王注引抱朴子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
龍即浮出長十餘丈方士一吹縮至一寸取著壺中遇
早出龍而雨集呪水降龍此事相類史記天官書海旁
蜃氣象樓臺韓退之詩頃刻青紅浮海蜃莊子人間世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公烏臺詩案熙寧六年游徑
山留題云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以譏諷
朝廷進用之人多是刻薄褊隘不少
容人過失見山中寬閑之處為樂也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

呂

仲甫字穆仲丞相

文穆公蒙正孫

多君貴公子愛山如愛色心隨葉舟去夢遶千山碧新

詩到中路令我喜折屐古來軒冕徒操捨兩悲慄數朝
辭簪笏兩腳得暫赤歸來不入府卻走湖上宅寵辱吾
久忘寧畏官長詰飄然便歸去誰在子思側君能從我
游出郭未及黑

軒后本記見浮葉乃為舟觀轉蓬乃作車晉謝安傳兄
子玄破苻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了無喜色既罷還
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莊子天運篇親權者
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杜子美詩南望青松
駕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又偈仄行徒步翻愁
官長怒又鄭廣文詩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宿望湖樓再和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
潏潏搖空碧夜涼人未寢山靜聞響屐
騷人故多感悲秋更慘慄君胡不相就
朱墨紛黝赤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宅
但恨無友生詩病莫訶詰君來試吟詠
一作咏定作鶴頭側改罷
心愈疑滿紙蛟蛇黑

高適人日寄杜二詩柳條弄色不忍見
鮠明遠翫月詩娟娟似蛾眉白樂天西湖
晚歸詩煙波淡蕩搖空碧南史謝靈運傳
尋山涉嶺必造幽峻登躋嘗著木屐上山
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楚辭宋玉
九歌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
而變衰慘慄兮若在遠行北史蘇綽傳拜
大行臺右丞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

及計帳戶籍之法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劉季緒才不逮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杜詩新詩改罷自長吟

夜泛西湖五絕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
今夜吐艷如半壁
游人得向三更看

生魄注見本卷遊金山詩杜子美新月詩影斜輪未安盧仝月蝕詩初露半窗壁漸吐滿輪魄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
明朝人事誰料得
看到蒼龍西沒時

漢天文志東宮蒼龍星按蒼龍角亢之宿夜半而沒

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未及曉

船過惟有菰蒲聲

公自注湖上禁漁皆盜釣者也

漢天文志天一槍

梧矛肯動搖角大兵起汪角芒角也後漢天文志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
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
就視不見空茫然

施註蘇詩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楊壽楠

膳錄監生 臣 邵士洙

膳錄監生 臣 喻泰階